



王秀梅◎著

平静的婚姻如一潭静水，  
渐渐让人疲惫而麻木，  
原来的那些爱和温情一直都在，  
只是被沉淀在了水下。

长篇小说



# 婚姻

王秀梅◎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姻 / 王秀梅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2014.12

ISBN 978-7-5502-4121-3

I. ①婚…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4148号

婚 姻

作 者: 王秀梅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特约编辑: 赵 瑜

封面设计: 音 晓

版式设计: 张立波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340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9.25印张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4121-3

定价: 29.8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5376701

# 目 录

## 1. 1

两口子拌嘴，什么过头的话都是话赶话，但那是在没有大原则问题的前提下，这次对陈西梨来说是有原则问题的，无论她怎么想原谅王开明，都抵不过小少妇那几十条肉麻兮兮的短信，“那里那个了”这样的语句，他们两口子都从来没用过，陈西梨只要触及就手脚发抖，况且，还不仅仅是触及这个短语，陈西梨控制不了自己展开与此相关联的想象，没见过面的两个人，在电话里调情，说不定还像传说中的那样，在电话里做过，那种龌龊，简直比见面直接做都让人难以接受。

## 2. 13

王开明说：“不是我说你啊陈西梨，房子碍你什么事了，这么些年供你折腾，儿子都折腾出来了，还落得一身不是，有没有良心你？”王开明说得语重心长，自己都觉得自己特有爱心。

“对不会说话的静物都这么有良心，怎么就对我没良心？我就是一块口香糖，让你嚼过了，没滋味了，结果就是——噗的一口吐掉。”每次陈西梨七拐八拐就要拐到这样的问题上。

## 3. 24

王蕾坐在王开明对面，隔着一个茶几的距离，笑着看了王开明一会儿，说：“你挺可爱的。”然后站起来，走到玻璃柜前面，拿了

个东西在手里，举着，扭头问王开明：“习惯用吗？”

王开明看了看，是一枚安全套。这太突然了，仔细想想又并不突然，跟着出差女来到五星级大酒店房间里，难道真是为了喝咖啡吗？从出差女的举动来看，连聊天都嫌多余，更别提咖啡那高雅玩意了，谁耗得起那时间呢。

#### 4. 38

另外，王开明这个人，从农村考上大学，挣出来的只是他自己，身后那一个复杂的大家族还留在原地，并且像一株大树，伸出若干枝蔓，表面看不出什么，那些枝蔓却都在地底下，跟王开明这个人盘根错节，缠绕在一起，越是缠得紧，王开明就越是不好意思往外挣，相反，还特别要面子。不管在陈西梨眼里他如何只是一个小科员，在那个大家族眼里，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他乐于享受这种礼遇，因此也就乐于接受礼遇背后的代价：一大堆此去彼来的麻烦。

#### 5. 52

忽然一来，媳妇招呼不打就撤了兵，婆婆就像坐在跷跷板的一头，那头忽然空了，自己一屁股墩到地上，不好玩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孰轻孰重老太太还是分得清的，且不说儿子没钱没权离了再找未必那么容易，重要的是孙子要受苦了，没准还得跑到别人家，改人家的姓了。媳妇再不好，毕竟还是原配，何况这个媳妇比起别人家的媳妇，还是好的，王开明要是再找，自己可就没这个命了，八成跷跷板就要朝人家那头撅了。

但是木已成舟，说什么也晚了，老太太也不好意思住下来“让媳妇伺候伺候”了，当天就跟着大儿子回去了。

#### 6. 62

两人就站在路边打车，开发区人口不很密集，没过多久就打着



一辆，任国替她打开车门，对司机说：“师傅，麻烦你送一下”，陈西梨以为他会给司机几十块车钱，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而且陈西梨觉得这是男士应有的做派，花上区区几十块，表示一下对女士的尊重。没想到任国跟司机交代了那么一句后，就关上车门，站在路边朝玻璃窗挥手了。

## 7.

74

跟李华处了一段时间，王开明最大的感受就是，女人和女人太不同了，拿李华和陈西梨来说吧，李华有女人味，会哄男人，属于那种“小女人”，陈西梨呢，刻板、较真，豆腐心刀子嘴，很不会“小”，不可爱。

李华像一只成天无条件偎着你转的猫，陈西梨则像一只成天没事就朝你汪汪两声的狗。男人碰到这两种女人，估计九成都得选李华。

## 8.

85

然而不管怎么说吧，也可以说都是五一节惹的祸，这一次，陈西梨和陆洋之间算真正开始了，无论拿地八年前和八年后的尺度来评判。他们不仅接吻了，还上床了，陆洋订酒店压根就只订了一间房，一男一女在一间房里睡觉，不发生关系那叫有病，而且陈西梨当时有种奇怪的想法：人家陆洋大老远地把自己弄到香港来，花了那么多钱，到最后觉也睡不上，于情于理她都觉得不合适。

## 9.

96

人太闲了，本来就容易生事，李华这闲，又是情况不一样的闲，除了跟小保姆治气，晚上林方知回到家，她还跟林方知治气，一边治气一边要求过夫妻生活，因为目的明确，过得当然就没什么情趣可言，整个过程有些恶狠狠的，用尽了各种奇怪姿势，比如在腰和屁股底下垫枕头，完了之后还下不来，让林方知把她倒着竖起来。

李华长得小，那段时间又胖，倒竖起来谈何容易，两人都累得气喘吁吁的，最后的景象是，李华两条腿搭在墙上，屁股贴在床头，腰和后背窝在床上，脖子也窝着，那古怪的姿势，简直是惨不忍睹。

## 10.

106

陈西梨为了笼络陆爱果，早就做了一些前期工作，之一就是上网找中学生聊天，学习他们的另类语言，现在，很费劲巴拉地把那些舶来词往句子里插，自己都觉得可笑。不过，小姑娘还是爱听溢美之词的，陈西梨观察，自己的一番夸奖博得了陆爱果的嫣然一笑，尽管转瞬即逝，她也挺满足的。

## 11.

117

陈西梨揣摩，母亲言外之意就是看上陆洋了，然而母亲话锋一转，主题思想又全然不是她猜想里的那样：“陆洋呢，比王开明自然是出息得多，人也精明，会来事，不过，这样的男人，拿不拿捏得住，就得看女人有多少本事了，你既然认定他了，就不能像从前那样闷着头瞎过，要打起一百个精神来。”

“有那么严重吗？”陈西梨有些不满母亲的煞有介事，一副我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那样子。这时姥姥插话了：“我觉得还是王开明那孩子靠谱。”

## 12.

129

陈西梨以前跟王开明在一块儿，对于床第之事不是那么热衷，加上总是跟王开明吵吵闹闹，自己也整天三点一线的，黄脸婆兮兮，没思想那个，近两年来基本是废止了。跟陆洋结婚后，两人尚处于蜜糖期，陈西梨又荒疏很久了，忽然开发了一下，自然是汹涌澎湃，加上陈西桃常常耳提面命，告诉她要抓住男人，切不可忽略床

第之事。还特别强调，对于陆洋这样常年出入娱乐场所的有钱男人，出轨机会多多，更得在这事上抓牢她，总之一句话：在床上时要忘了自己的身份，把自己当成娼妓，能多娼就多娼。

### 13.

142

嘴巴和胳膊腿儿一起主动，陆洋渐渐有了反应，翻过来压住陈西梨，陈西梨这半天逗弄陆洋，早把自己逗弄起来了，又把陆洋摞回去，自己翻上去，说：“今天由我来开车，看看你是夏利还是宝马。”

陈西梨采用的这招还挺奏效，一番武斗过后，事情就算完了，只不过最后一刻陆洋又翻上去，咬着陈西梨的嘴皮子，说：“以后要是再撒谎，我把你嘴皮子咬下来。”

陈西梨呜呜呀呀的，说：“咬啊，使劲，我喜欢你咬，咬死我吧。”

### 14.

153

李华软中带硬地把王开明推进卫生间，王开明把李华也拉扯进去了，很快扒掉两人的衣服，把李华挤在墙上：“我终于明白了，你拿我当枪使了一回啊！”

李华水淋淋的，咯咯笑：“我哪有那么狡猾啊？”

王开明手上使力，上上下下地侵犯李华：“你个小狐狸精，你个小娼妇……”

李华就爱听王开明在跟她做的时候嘴里动粗，王开明的嘴花样百出，情绪到了，千奇百怪的话就像自来水没了阀门一样，一串串往外流，光是听着那些荤荤素素的话，李华就能情不自禁。

### 15.

164

林方知尖锐地看了一眼李华，王开明看出林方知的意思了，无非是觉得李华太没原则了，竟然帮着王开明来给前妻陪床，就说：“这人吧，没别的优点，就是善良，对谁都一样，包括前妻，人走到



哪儿都是要讲个感情的，不管因为什么散了，散了也还是朋友，当成家人处呗，李华最欣赏我的就是这一点，是吧李华？”

## 16.

174

“说实话，我不是怕，结婚有什么好怕的呀，我是怕将来像伤害陈西梨一样伤害你。你看陈西梨现在，表面看来她的再婚很幸福，有钱花，有车开，但你觉得她真幸福吗？幸福是要分人分情况的，陈西梨那样的女人，不适合过那种日子，所以说啊，适合就是幸福，不适合，就是不幸福。真要说啊，我不是结婚结怕了，是离怕了。”

## 17.

185

陆洋赔付的数目要搁在生意顺畅的时候，也不是个什么大数目，顶多稍微影响一下资金周转，但关键问题是，这事正发生在赔了一千八百万的当口，算是火上浇油，伤口上撒盐吧。

偏偏陈西梨那几天着了魔似的，果真去了六十公里外的孔家滩，找到那个所谓神算先生，在门口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轮上，让人家帮忙算算她是不是克夫，人家要男方的生辰八字，陈西梨只知道陆洋的生日，不知道时辰，就打电话问，陆洋一听，立马就火了：“陈西梨你再折腾那些，别怪我跟你急啊！”

## 18.

197

这件事过后，陈西梨想七想八的，有一天去药店，买了几个安全套，放在陆爱果卧室抽屉里，停了会儿，觉得不妥，去拿了出来，又停了会儿，觉得还是放进去好，就又放了进去。

晚上，陈西桃把陆爱果送回来，陈西梨就紧张地听着陆爱果的一举一动，果然，不一会儿，陆爱果在卧室里大叫一声：“这是什么呀？”随即跑出来，冲陈西梨大叫：“陈西梨！你太过分了！”

**19.**

210

星期五，王开明他妈忙里添乱，去卫生间的时候，地上有点水，滑了一下，摔倒了，以前老是瞎叨叨，今天腰不好明天腿不好的，都是假的，就是想“让儿媳妇伺候伺候，享享清福”，这下不是假的了，腰真扭了。李华来看看，说问题不大，不用去医院，给贴上了膏药，让她在家休息。

**20.**

223

而且小米出手果断，快准狠，也清楚李铁迎合自己是为了赵吟，但人家不为小节坏大事，而是装糊涂，伺机而动。小米跟另一个年龄不算小的同事住一个宿舍，那舍友谈了个家在市里的对象，常常夜不归宿，有个周末，赵吟不在，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小米就叫李铁去宿舍帮他修一个电源插座，修好了，留李铁在那儿吃饭，两人用电磁炉涮羊肉，小米酒量奇大，李铁不知道啊，反正喝大了，醒了以后，天大亮，人已经赤条条在小米床上躺了一夜了，地上扔了好几个卫生纸球球。

**21.**

236

两人小吵了两句，又好了，去了医院，找到陈西梨，开始忙活，陈西梨陪着王子，王开明跑前跑后开单子，交钱，背王子拍片子。李华帮不上忙，就在走廊里靠窗站着，王开明和陈西梨也顾不上她，两人配合默契，需要动嘴巴说话的时候就说话，没废话，一句是一句，简洁实用，不需要说话的时候就递个眼神儿，努努嘴，心领神会，特别省事特别事半功倍的样子，一点一滴都透着一种讯息，李华总结了一下这种讯息：修炼到这样，非一日之功。

**22.**

246

现在李华在陆洋面前特别放松甚至特别放肆，两人聊天的时候又多半是就着酒聊的，人为什么要喝酒，不就是借着酒劲，干平时有所顾忌的事，说平时有所顾忌的话吗，不就是要这种放肆的感觉吗？否则，又辣又呛人的东西，谁喝啊，哪赶上喝点饮料口感好。

李华那个样儿，就是王开明也没见过，又打嗝又放屁的，还动手动脚，伸手拍人家服务生的屁股，夸人家屁股长得性感。

**23.**

259

李华喝着酒，咯咯地笑：“老陆啊，看你这么成功这么严谨，原来以前也这样过啊！看来，男人在第一次婚姻里是最真实的，以后就全是伪装了。你看林方知，现在在赵吟面前装那样儿，想想都恶心。”

“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吧。最最真实、最最丑陋、最最不堪的部分，都留在初婚里了。就像米，还没淘的时候，不清不白的，淘上一遍，就清楚了。”

**24.**

268

儿媳妇尽管是外姓，但对于一个农村大家庭来说，却是春节这几日最重要的点缀，儿子是自己的，好坏都没人评论，孙子也是自己的，儿媳妇才是一切一切的反映。哥哥嫂嫂本来就在农村，农村媳妇穿得再鲜亮也不招眼，城里的儿媳妇才招眼。陈西梨没回来，基本就等于说，王家这个春节过得了失败的，络绎不绝登门拜年的乡邻，越是刻意不提陈西梨，王开明爸妈心里就越是堵，堵得难受。

**25.**

279

这天没有收到情人问候的就是陈西桃了，要搁以往，她也不觉得怎么着，心里又不是没有这个准备，都打算不婚了，还管有没有

情人干什么呢。可是好像这个情人节跟往年很不同，想一想，可能是这一年在她周围发生的感情故事太多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不亦乐乎，在别人的分分合合之中，陈西桃奇怪地发现自己也多多少少受了点伤害，否则，无法解释情人节这天，她为什么第一次心理失衡了。

## 26.

287

王开明吃完了，离开的时候，那两男一女还没离开，他忽然心血来潮，晃荡到桌子旁边，对俩男的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尤其是婚姻这点事儿，男女这点事儿，都大同小异，颠来倒去，轮番上演，换汤不换药，哥们儿，悠着点吧。”

若非陈西梨要强得不像话，她跟王开明之间闹腾归闹腾，可能还没到离婚这地步。拿陈西桃的说法就是：太不懂得糊涂之道了。

何况，王开明犯的错也不过就是个一般般的错，成龙跟别的女人都有了小龙女了，还可以在跟林凤娇道歉的时候说，“我只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相比成龙大哥，王开明觉得自己简直是冤枉大了，他就是搞了一把精神恋爱，陈西梨就跟他离了婚。

王开明所谓的精神恋爱是这么一回事，半年以前，他在网上聊到一个小少妇，聊着聊着就卿卿我我起来了，有天王开明回短信的时候不幸操作失误，回错了对象，回到陈西梨手机上了，偏偏那条短信还相当轻佻，内容是：宝贝，亲亲你再走，啵。

当时是下午五点二十分，快下班了，王开明跟他的小少妇情人短信热乎了半个下午了，打算来一下最后的亲热，打扫好战场回家，没想到就是这最后一下亲热出了事。也是合该出事，当时正好陈西梨进来一条短信，问王开明晚饭吃什么，可能王开明回复小少妇的时候，恰巧跟陈西梨的短信信号对接上了，或者干脆就是王开明一疏忽，回错了对象，反正过程就是这么回事，惨的是当时王开明还不知道，所以就没来得及补救，所以就相当被动。

王开明跟陈西梨前后脚回的家，陈西梨先到，她单位离得近一些，本来陈西梨是要去市场买了菜再回家，结果菜也没买，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黑着脸等王开明，王开明一进门，看到陈西梨的冷脸，不明就里，也不当回事，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操起遥控器就找台，一边问：“晚饭吃什么？”

陈西梨斜着眼，看看长拖拖摆在沙发上的王开明，说：“成天一回家就尸体一样摆在沙发上，你是怎么活得如此快乐的？”

怪还要怪他们两口子这样唇枪舌剑地闹腾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所以就没引起王开明的足够警惕，一看陈西梨又来挑衅，脑子就飞快转起了圈，对付陈西梨：“干吗不快乐？那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错误？哼，谁的错误？”陈西梨把上半身拧了一下，让自己的脸对着王开明。

“当然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年轻的，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王开明不拧身子，他熟悉这些套路，手嘴脑三样同时运转，换到了点播频道，看影视剧场的一部美国灾难片。以他的预计，再舌战十几个回合，陈西梨就会收兵，当然，条件是最后一句必须得陈西梨结尾，他练练嘴皮子，就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刻刹车，把最后一句留给陈西梨，然后让她做饭去。

但是这次情况好像跟以往不一样了，陈西梨有点找碴儿的意思：“我的分析不知道对不对，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终于懂得爱情了”？

王开明说：“不懂，依然不懂，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陈西梨说：“哼，你以为就你一个人觉得黑？我连墙都觉得是黑的。”

王开明说：“那就是说，弃暗投明是我们俩的共同愿望了？”

王开明的这句话要搁在以往，也不会引起什么实质性的后果，类似对白在他们的家庭生活里比比皆是，说不带情绪是假的，甚至几次还起草了离婚协议，通常是王开明把起草权很大度地让给陈西梨，他装模作样地做做修改工作，但没有一次付诸实施，过了那一阵儿，气头上的火灭了，协议就作废了。

不过这次，陈西梨好像当了真，饭也不做了，一个人关到卧室里去了，王开明在沙发上又把自己摆了一会儿，打算息事宁人，就去厨房准备做饭，可是厨房里什么都没有，只找到半把挂面，就凑合着做了两碗，端到茶几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也没叫陈西梨。

刚结婚那阵子，别扭闹到这个环节的时候，通常王开明就应该去卧室把陈西梨哄出来吃饭了，陈西梨躺在床上，脸朝里，王开明就去拽胳膊，挠痒痒，两人象征性地搏斗一番，往往最后陈西梨憋不住，笑起来。最



严重的时候，也不过是王开明把陈西梨整个人从床上抱起来，横着抱到餐桌旁边，陈西梨其实心里挺矛盾的，一方面像有病似的跟王开明叫着劲，仿佛不拿捏拿捏就失了身价，另一方面呢，又一个劲打鼓，生怕王开明失去耐心，不继续哄了，等王开明把自己横着抱起来，放在餐桌上，陈西梨心里所有的怨恨就没影儿了。

当然，这一幕已经很久没有重现了，有一次两人闹过别扭以后，陈西梨不甘心地问王开明，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哄她了，王开明说：“你都多大了？”陈西梨说：“看你那诧异的表情，是不是我很可笑？”王开明说：“我必须得说实话，是有些可笑。”

两人发生这段对话的时候，其实陈西梨才刚刚过了三十岁，她自己都还没觉得年龄大了，即便让王开明那么一说，还是横竖没觉得自己大。后来，过着过着，等陈西梨蓦然发现，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再有三十岁时的疑问了，丁点儿都没有了，这才发现的确是年龄大了，岂止大，简直是老了。

他们之间还一直在发生着让夫妻关系趋于平淡化甚至冷漠化的其他事情，不必一一列举，总之陈西梨对婚姻很不满，经常跟王开明叨叨婚姻的实质。“老辈人多聪明啊，那么早就看透婚姻的实质了，看看婚这字怎么写的吧，一个女加一个昏，就是说，女人昏了头了，才一头扎进婚姻里来。”

王开明每次听到陈西梨叨叨婚姻的所谓实质，就会幸灾乐祸地说：“这么说，几千年来天底下所有女人都这样过的，你也就别埋怨自己了，况且你也只能算一个智商中等偏下的，多少女人比你聪明，还不一样。”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生活中必须有的，无奈又必须有的，那么婚外情呢，必须有吗？陈西梨已经默认了夫妻生活的平淡，却不能默认王开明犯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王开明可不知道真正的原委，只是一个人吃了一碗面，过程抻得很长，直到灾难片结束，留给陈西梨的那一碗早就坩了。天都黑了，陈西梨出来去厕所，经过客厅，偷眼看了一下茶几上那碗面，气就不打一处来，过去拿起碗，跑到卫生间，哗一下倒到坐便里。

王开明也来气了，把遥控器往茶几上一拍：“陈西梨，你别给了杆儿还不爬啊！”

陈西梨把碗也往茶几上一蹶，说：“你倒是能爬杆儿啊，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还这么横！”

王开明四下里看看，说：“哪儿，见不得人的事在哪儿？”

陈西梨手里一直攥着手机，马上快速把那条短信摁出来，放在王开明眼前，说：“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看看吧，再抓紧时间编一个故事，你只有两分钟的时间。”然后把手机晃了一下，收起来。

就那一下，王开明也看清了短信内容，他不是个笨人，只用了几秒钟就明白了，当时想不出对策，只能装糊涂：“什么东西啊，没看清，再看看。”

陈西梨又把手机送上来：“我送到你眼皮子底下，看清了吗？”

王开明说：“看清了，一条短信嘛。”

陈西梨说：“谁发的？”

王开明又看看：“我？我发的？”

陈西梨说：“你问谁呢？”

王开明说：“那可能真是我发的。”

陈西梨说：“可能？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健忘起来了，故事编好没有？”

王开明说：“两分钟太久，只争朝夕吧。”

陈西梨说：“那就讲讲吧，想好了再讲，讲砸了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王开明说：“完全可以看出，你这人一点幽默气质也没有。难道说我作为你的丈夫，给你发那样一条短信，浪漫浪漫，不可以吗？”

陈西梨冷笑一声：“你什么时候变浪漫了？真稀罕。”

王开明说：“浪漫有什么难的，我这儿有的是。”

陈西梨说：“是啊，随使用。”

王开明说：“也不能那么说。”

陈西梨厉声说：“王开明！给你根杆儿你倒爬得上天了是不是？你当我是白痴啊？”

事已至此，王开明明智地刹住了插科打诨那一套，给陈西梨来一个死不认账，坚持说那条短信不是给别人发的。“爱信不信。要听故事，对不起，懒得编。”

说懒得编，倒不全是这样，主要是措手不及，短时间编不圆，再说了，已经不是谈恋爱及刚结婚那阵子了，三十七八奔四十的中青年人了，还去编什么故事，费心劳神的。然而陈西梨可不打算就这样算了，她气得浑身哆嗦，四下看了看，只能拿茶几上的碗出气，胳膊一挥，就把碗扫地板上了，碎成好几块。

王开明说：“陈西梨，我看出来了，你更年期到了。”

不提这个还好，一提更年期，陈西梨彻底控制不住了，冲过去给了王开明一耳光，王开明还没反应过来，就见陈西梨奔到鞋柜那里，拿起包，打开门，砰一声，摔上，人就不见了。

按照惯例，离家出走的陈西梨有两个地方可去，一是陈西桃家，她们姐妹两人年龄个性成长环境世界观等等都差别巨大，但不影响姐妹感情。二是她们的姥姥家，老太太八十多了，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城中村里，真论起来，陈西梨对姥姥的感情远比对亲妈好，王开明跟陈西梨谈恋爱的时候，是先被带去给姥姥过目的，当然，陈西梨亲妈在上海，但似乎这也不是理由，王开明跟陈西梨结婚这么多年，就没听陈西梨提过她几回，陈西梨总说自己小时候被亲妈抛弃了。

具体怎么回事，王开明后来知道了个大概，无非就是陈西梨她妈不想再过两地分居的日子了，跑去投奔了陈西梨她爸，陈西梨她爸年轻时是一名铁道工程师，常年跟随工程局南征北战，挖洞搭桥。当时陈西梨八岁，不懂得什么事情，只知道大人们经过商量，把她留了下来，留下来的理由无非就是一个小孩子不适合跟着大人跑野外住帐篷战天斗地。尽管知道是这样，陈西梨还是对父母极其不满意，尤其是对母亲，觉得她不该为了爱情放弃孩子。陈西梨她妈后来在野外跟陈西梨她爸有了陈西桃，两姐妹相差了整整十岁，陈西桃两岁的时候又被送了回来，姥爷姥姥责无旁贷地做了两姐妹的监护人。她们的爸爸后来退休了，留在上海，